

中学生创新阅读

中学生创新阅读编委会 编

2010

—2011年

ZHONGXUESHENG
CHUANGXIN YUEDU

名家微型 小说

排行榜



非常7+2:

7本名家精品选萃+最新初中、高中满分作文精选

灵感与墨香齐飞，妙文共青春一色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中学生创新阅读

中学生创新阅读编委会 编

2010

ZHONGXUESHENG
CHUANGXIN YUEDU

—2011年

名家微型 小说

排行榜



非常7+2:

7本名家精品选萃+最新初中、高中满分作文精选
灵感与墨香齐飞，妙文共青春一色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0-2011年名家微型小说排行榜/中学生创新阅读编委会编. —重庆: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11.4

(中学生创新阅读)

ISBN 978-7-5624-5933-0

I. ①2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小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01695号

2010-2011年名家微型小说排行榜

中学生创新阅读编委会 编

策 划: 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编辑:吴 锐 版式设计:曾滢媛

责任校对:刘雯娜 责任印制:张 策

*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邓晓益

社址: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(A区)内

邮编:400030

电话:(023) 65102378 65105781

传真:(023) 65103686 65105565

网址: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:fxk@cqup.com.cn 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:787×1092 1/16 印张:18 字数:286千

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5933-0 定价:29.8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
版权所有,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违者必究

气味 / 谢志强	045
琴义 / 楸 立	047
狗獾 / 王振东	051
土殇 / 官旭峰	054
黄仙 / 杨海林	057
考验 / 宗玉柱	060
放手 / 王世虎	061
口红 / 黄会兵	064
等待 / 任万杰	067
匿迹 / 安石榴	069
位置 / 迟占勇	073
春花 / 肖欣楠	075
面具 / 杨辉素	079
大海 / 立 夏	082
捉月 / 赵淑萍	085
歧途 / 于德北	087
回家 / 慧 萍	090
盒子炮 / 蔡 楠	093
韵兰儿 / 杨小凡	096
彼岸花 / 秦 俑	098
光明行 / 刘吾福	101
马蜂窝 / 胡天翔	104
小保姆 / 白旭初	106
照夜白 / 刘 墉	109
叫天犬 / 李 均	111
萨姑娘 / 唐丽妮	114
红发卡 / 刘永飞	117
白荷花 / 秦 辉	120
六根寺 / 李丹崖	122
红孩子 / 楸 立	124
压岁钱 / 张德富	127
天大地大 / 周海亮	129
托尔斯泰 / 柴 静	132
碣石山童 / 刘 齐	134

云在青天 / 高 薇	136
生死朗读 / 孙道荣	139
北京故事 / 王培静	142
请你开门 / 孔祥树	144
残酷月光 / 秦 俑	147
指尖花开 / 张格娟	150
幸福之家 / 王 洋	153
母子风波 / 惠海燕	156
麦子黄了 / 刘立勤	159
一块银元 / 吴富明	161
冰雪美人 / 红 鸟	165
瓜葫芦蛋 / 赵宏欣	168
云空和尚 / 李伶伶	171
孤独的铁锹 / 非 鱼	173
他在我身边 / 魏庭梅	176
三十六封信 / 一路开花	179
飞起来的人 / 金晓磊	181
一起去看球 / 刘心武	184
欠你一篮花 / 夏妙录	187
米桥的王国 / 陈力娇	190
父亲的日记 / 侯发山	193
错误的恩爱 / 刘 林	195
失窃的“自尊” / 刘正权	198
叫你一声娘 / 青霉素	201
珍珠的味道 / 羊 白	204
走失的真实 / 王明河	206
舞蹈的矿灯 / 陈 晔	209
冬天里的蚊子 / 清 山	211
向左走向右走 / 何一飞	214
茹先生修面铺 / 红 酒	217
楼下的脚步声 / 余显斌	220
砸碎一个月亮 / 唐丽妮	223
不干净的女人 / 刘建超	226
战场上的拥抱 / 傅友福	229

紫草随风花千树 / 红 酒	232
英雄只是个传说 / 刘建超	236
妈妈是只什么鸟 / 陈振林	239
欣赏云朵的男人 / 邵宝健	242
通往天堂的音乐 / 陆 樱	245
剃头挑子一头热 / 刘兴华	247
追逐声音的孩子 / 刘会然	250
你为啥不当叛徒 / 季 明	252
田埂上有个老鼠洞 / 朱莲花	255
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/ 李万虎	258
今生欠你一个拥抱 / 李慧慧	260
把感情写在手心里 / 李红都	262
茶卡湖的芦花开了 / 樊碧贞	264
十八岁那年的雨季 / 李德霞	267
鲜花偏插在牛粪上 / 雪小禅	269
怎样留住一位老师 / 张国平	271
我一直在这儿等你 / 天空的天	274

2010-2011年度名家精品微型小说排行榜

特别推荐

算命

史铁生

早年，地坛里有两个会算命的人。一位半宿半宿地在林子里吹箫，大家叫他“箫兄”；一位整天在园子里边走边饮，人称“饮者”。

有一天大雾弥漫，我独自守着棵老树发呆，忽一阵酒气袭来，饮者已现近旁，醉眼迷离地正瞅着我笑呢。我说您好。他说有啥不好？我说您总这么高兴。他说不高兴咋办？那时我二十几岁，已经盼着死了——两条腿算是废了，工作又找不到，日子嘛倒还剩着一大半，以后的路可怎么走呢？

饮者正一口一口地往嘴里灌黄汤。我说：“要不您给我算上一命？”

他拉着我的手看了看，又问过八字，说我命属木，生于冬，必多病，二十岁上少不了要住医院，而后厄运频频，步履维艰，直到……

直到啥时候？我忙问。

另一个声音却在身后响起：“单说以往，也算本事？”

回头看时，雾气缭绕中箫兄一身黑衣，抱箫而立。

饮者缓缓起身，与箫兄久久对视。同行相轻，据说二人久存芥蒂。

“那就算算未来？”饮者说，语气中有明显的挑战味道。

箫兄摸出两张纸条说：“您写一句，我写一句。”

片刻写罢，二人换看，抚掌大笑，似芥蒂已去。

饮者问：“如何给他看呢？”

箫兄答：“只末尾一字吧。”

饮者又问：“剩下的加封？”

箫兄点头：“待未来拆启。”

末尾一字，饮者的是“之”，箫兄的是“也”。我说这不跟没看一样吗？饮者说：“提前拆看也行，就怕不准了。”箫兄道：“不准了，而且不好了。”我说你们把我当傻瓜吗？他们说：“您请便。”

那么，未来是什么时候？

不得不拆时。

如何才算不得不拆时？

笑声朗朗，二人已隐形大雾之中。

而后多年，园中时有酒气飘绕，林间常闻箫声彻夜，却很少再见到他们；偶尔见了，也绝口不提此事——行内的规矩：命，是说一不二的。

转眼几十年，不知多少回我想拆开那两封纸条看看，总又怕时机不对。直到不久前躺进急救室，这才想，拆吧，免得死也不知他们都写些什么。

两句话，竟似一联：虽万难君未死也；唯一路尔可行之。

一件小事

铁凝

15岁那年，我很迷恋打针，找到母亲一位在医院工作的朋友作老师，向她学会了注射术。

自从我学会了打针，便开始期盼眼前有病人，不论是家人还是外人。我备齐针具，严格按照程序一次次操作。一天，有位邻居来找我，说她每天都要去医院注射维生素B12，我若能为她注射，便可免去她每天跑医院的麻烦。

我愉快地接受了她的请求。

这位邻居本是天津知青，因病没有下乡，大约在天津又找不到工作，才到我们的城市投奔她的姨母，并在一家小厂谋到了事做。她好像是那种心眼儿不坏，但生性高傲的姑娘，学过芭蕾，很惹男性注意。这样的邻居求我，弄得我心花怒放。

每日的下午，我放学归来，便在我家像迎接公主一样迎接我的病人。一连数日，事情进行得都很顺利，我的手艺也明显娴熟起来。熟能生巧，巧也能使人忘乎所以乃至贻误眼前的事业。这天我的病人又来了，我开始做着注射前的准备：把针管、针头用纱布包好放进针锅一个小饭盒，再把针锅放在煤气灶上煮。煮着针，我就和病人聊起天来，聊着小城的新闻，聊着学生的前途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才突然想起煤气灶上的事。

有句很诙谐的俗语形容人在受了惊吓时的状态，叫做“吓出了一脑袋头发”，这形容正好用于我当时的状态。我已意识到我受了很大的惊吓，那针无疑是大大超过了需煮的时间。我飞奔到灶前关掉煤气，打开针锅观看，见里面的水已烧干，裹着针管的纱布已微糊，幸亏针管、针

头还算完好。

我不想叫我的病人发现我被吓出的“一脑袋头发”和这煮干了的针锅，装作没事人似的，又开始了我的工作。我把药抽进针管，用碘酒和酒精为病人的皮肤消过毒，便迅速向眼前那块雪亮的皮肤刺去。谁知这针头却不帮我的忙了，它忽然变得绵软无比。我一次次往下扎，针头一次次变作弯钩。针进不去，我那邻居的皮肤上，却是血迹斑斑。我心跳着弄不清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注射的失败是注定的了。这实在是一个大祸临头的时刻，唯有向病人公开宣布我的失败，我才能尽快从失败里得以解脱。我宣布了我的失败，半掖半藏地收起我那难堪的针头，眼泪已劈里啪啦地掉下来。

我的邻居显然已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事，穿好衣服站在我眼前说：“这不是技术问题，是针头退了火。隔一天吧，这药隔一天没关系。”

邻居走了，我哭得更加凶猛，耳边只剩下“隔一天吧”“隔一天吧”……难道真的只隔一天吗？我断定今生今世她是再也不会来打针了。

但是第二天下午，她却准时来到我家，手里还举着两支崭新的针头。她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，微笑着对我说：“你看看这种号对不对，六号半。”

这次我当然成功了。一支新的六号半针头，这才是我成功的真正基础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每当我因为一件小事的成功而飘飘然时，每当我面对旁人无意中闯下的“小祸”而愤愤然时，眼前总是闪现出那位邻居的微笑和她手里举着的两支六号半针头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我深信她从未向旁人宣布和张扬过我那次的过失。一定是因了她的不张扬，才使我真正学会了注射术和认真去做一切事。

松云寺

贾平凹

商州杨斜有一个寺，很小，就二百平方米的一个院子，也只住着一个和尚。和尚在每年的三月底或四月初，清早起来，要拿扫帚扫院里的花絮，花絮颜色深黄，像撒了一地金子。

这是松花。

一颗孤松，在院子西边，一搂多粗的腰，皮裂着如同鳞甲，能一片一片揭下来。树高到一丈多，股干就平着长，先是向东北方向发展，已经快挨着院墙了，又回转往西南方向伸张，并且不断曲折，生出枝节，每一枝节处都呈Z字状，整个院子的上空就被罩严了。

松树真的像条龙。

应该起名松龙寺吧，却叫松云寺。叫松云寺着好，因为松已是龙，则需云从，云起龙升，取的是腾达之意哈。

但寺院实在太小，松的股枝往复盘旋，似藤萝架一般，塞满了院子，倒感叹这松不是因寺而栽，是寺因松而建，寺的三面围墙竟将龙的腾达限制了。

2010年9月5日，我从商州城去寺里，去时倾盆大雨，到了却雨驻天晴，见松枝苍翠，从院墙头朴搭了许多，而门楼高脊翘角，使其受阻。我建议寺紧临大路，既然院墙不可能推倒，不妨砸掉门楼脊角，让松能平行着伸长出来。所幸和尚和乡政府干部都同意，并保证半月内完成，我才蔚然离开。离开时，雨又开始下，一直下到天黑。

当晚还住在商州，半夜做了一梦，梦见飞龙在天，醒来睁眼的一瞬间，竟然恍惚看到周围有一通碑子，有扫松花的扫帚，有和尚吃茶的石桌。很是惊奇，难道梦境在人睡着的时候是具现的？疑疑惑惑就直坐到天明。

交 换

安妮宝贝

那年他19岁，在阿姨家里度过他唯一的一次南方假期。

她是邻居的女孩。继母对她不好。他第一次见到她。她穿着一条脏脏的白色棉布裙子，脸上有红肿的手指印，满脸泪水却神情冷漠。他蹲在她的面前，他说，你喜欢小狗吗。

他把自己捡来的一条狗放在竹篮里给她看。

他说，你笑一笑，我就把它送给你。

他给了她一段快乐温暖的时光。带她去钓鱼，捉蝴蝶，看着她的笑容烂漫无邪。

她生日的那天，他带她去逛夜市，送给她一枚红色的蝴蝶发夹。他说，你要相信自己，有一天，你会像一只蝴蝶一样，飞到自己想去的地方。

一个月后，他动身去北方。在火车站里，她抱着小狗不肯离开。

喧嚣的站台上，他把头伸到车窗外向她挥手。她踮着脚，认真地问他，如果我长大以后，我可不可以嫁你。火车已经开动。他微笑着哄她高兴，他说，可以。

然后火车驶出了南方的小站，她孤单地跟着火车奔跑，终于追不上。

那一年，她是8岁。

一直到他大学毕业，开始上班，他没有再回到过南方。

她始终写信给他。从小学生的幼稚字体开始。一笔一画地告诉他，她和小狗的生活。

他从来不回信，只在她生日和新年的时候，寄给她漂亮的卡片。上

面写着祝小乖和小蓝健康快乐。小乖是狗的名字，蓝是她的名字。

3年以后，小乖生病死去。她在心里对他说，小乖已经离开我，但我心里的希望还在。虽然我知道我不会有蝴蝶的翅膀，可是一定会有自己想去的方

初中毕业的假期，她告诉他她要去北京。他们整整七年没有相见。

他在火车站里等她。从拥挤人群里出现的15岁女孩，穿着白色的棉布裙子，黑色的眼睛灼然明亮。

他带她去酒店吃饭，同行的是祺，他的未婚妻。

他陪她去故宫，在幽暗的城墙角落里，他问她，你喜不喜欢祺。她说，祺美丽优雅，是个好女孩。然后，在明亮的阳光下，她就微笑着看着他。

她平静地在北京过了一个星期。准备回南方继续高中学业。临行的前夜，她执意要把自己给他。他取下头上的蝴蝶发夹，浓浓漆黑的长发如水倾泻。他说，我3个月以后就要和祺举行婚礼。我不能这样。她说，请求你，请求你要我。

她的眼泪温暖地掉落在他的手心上。

黑暗中，她看不清楚她的表情。他只听到她轻声的询问他，如果你以后离婚，我可不可以嫁你。他在恍惚的激情中，迷糊地说，可以。

清晨，她不告而别，独自南下。

婚后的日子平淡如水，祺两年后去美国读书。准备不久把他接出去。

他辞退了公职，开了一家小小的酒吧，准备打发掉在国内的最后日子。

他把自己的酒吧叫做BLUE。他还是不断地收到她的信。她说她很快要毕业了，如果考不上北京的大学，就准备放弃学业，来北京工作。他说，我过一两年就要走的。她说，没关系。只要还有剩下的时间。

再次见面的时候，她19岁，而他30了。

他们同居了一年。直到他的签证下来，准备出国和祺相聚。

他把BLUE留给了她。他说，你可以在北京嫁人。以后我还会回来看你。

她说，我会在北京等你。但不嫁人。

她依然写信给他，一封又一封。

而他，也依然只在她生日和新年的时候，寄美丽的卡片给她。

他一去就是5年。直到和祺离异，事业也开始受挫。他准备再回国发展。

在BLUE门口，看到酒吧后的女孩依然穿一袭简朴的白裙。她看过去苍白而清瘦。她说，你回来了。她淡淡地微笑。可是我生病了。

她的病已经不可治了。他陪着她，每日每夜。他读圣经给她听。在她睡觉的时候，让她轻轻地握着他的手指。在阳光的日子，他把她抱到病房的阳台上去晒太阳。她说，如果我病好了，我可不可以嫁你。她的心里依然有希望。他别过脸去，忍着眼泪回答她，可以。

拖了半年左右，她的生命耗到了尽头。那一天早上，她突然显得似乎好转。

她一定要他去买假发。因为化疗，她所有的头发都掉光了。

她给自己扎上了麻花辫子。那是她童年时的样子。

然后她要他把家里的一个丝缎盒子搬到病房。里面有他从她8岁开始寄给她的卡片。

每年两张，已经16年。她一张张地抚摸着已经发黄的卡片，和上面模糊不清的字迹。这是他离开她的漫长日子里，她所有的财富。

终于她累了。她躺下来的时候，叫他把红色的蝴蝶发夹别到她的头发上。她问他，如果还有来生，我可不可以嫁你。他轻轻地亲吻她，他说，可以。

他曾经用一条白色的小狗来交换她的笑容。

然后她用了一生的等待来交换她无法实现的诺言。

匪 医

孙方友

陈州朱家，世代书香，想不到朱昌幼年时，家道中落，几濒破产。朱昌少年聪慧，入塾就学则出类拔萃，诗词文赋一点即通。稍长乡试中名列前茅，常手执书卷，会遇同生谈笑，口若悬河，在街邻间颇有名气。然而朱昌天生羸弱，十二岁大病，卧床数月，奄奄待毙。适逢武当山黄善道人来陈州，闻知登门诊治，朱昌才幸免一死。遂拜道长为师，每日随道人习道、习医、习文。二十岁那年进缺，被任安徽亳县知事。不想赴任途中，被土匪掳掠，匪中缺医，故不杀留用。

匪首姓周，叫周团，很尊重人才，特意给朱昌腾出一间房，抢来草药、医书和百屉橱什么的，算是开起了个小诊所。朱昌走不脱，索性安心习医，开始博览医典。什么《内经》《医宗金鉴》和《本草纲目》诸类，皆熟记于心。

医道贵在临症，临床经验少，读书再多也是成不得名医的。一日，朱昌对周团说：“如若常困我于此，将来会延误众弟兄的！”周团问何故，朱昌就直言相告，说是如此闭门修医，只能越学越庸，医不得大病的！周团想了想说：“那就让你回陈州开药堂，由我拿底金。只是弟兄若有疾，送到你那里，你可告密？”朱昌笑道：“我已成匪，告人不是如告己吗？如若不信，我可写一入伙的证据，交与你！”周团不客气，就让其写。朱昌写了，让人读一遍儿，然后按了手印儿，交于周团。周团笑笑，当下取出数银，交给了朱昌。

朱昌回到陈州，用周团的底金盖了药店，便开始坐堂。朱昌的药店名叫“隆昌药店”，店面很阔。只可惜他在医道上没名气，生意很冷清。一天，陈州富豪顾仲之妾患病，让奶妈子请医，那奶妈子便请了朱

昌。民国年间，一般草药很便宜，但诊金不低，而且医生名气越大诊金越高。朱昌没名气，诊金自然也低。那奶妈子为了揩诊金之油才请了朱昌。朱昌到了顾府，给顾太太就诊后说：“此病无大碍，三五日内定痊愈！”

没想到两天后清晨，药店刚开门，一群人围在门口，那奶妈子指了指朱昌说：“就是他！”一时间，“隆昌药店”周围街头巷尾皆被惊动，莫不哗然传道：“朱昌治死人了！”

朱昌被挟持到顾府，财大势大的顾仲怒气冲天地指责朱昌是庸医，把他的姨太太害死了，要朱昌说个明白，不然就打个半死，然后送官严办。朱昌甚感惊诧，说：“这不可能！”顾仲说：“人都死了，还有甚不可能！”言毕，命人将朱昌暂押起来，然后处置。朱昌说：“要杀要剐应该要我再看看我开的处方。”顾家仆人便取来药方让他看。朱昌细看药方后大声疾呼：“我没错！我的药方子没一点儿错！”

顾仲虽有钱有势，但不霸道，听过朱昌申辩，便命人请来陈州一名医鉴定药方正误。那名医看了药方，对顾仲说：“贵夫人之病未误诊，恐有它因！”顾仲急忙传讯奶妈子将药渣寻来查看。看了药渣后，朱昌顿足道：“快把熬此药的药罐也拿来。”奶妈子就遵嘱拿来了药罐儿，朱昌接过一闻，递给那名医说：“药无误，药罐有弊！”名医接过药罐闻了闻，颌首，问顾仲：“此罐以前作过何用？”这时候一老仆走过来，一看那药罐大惊失色：“那是给老爷太太们熬鸦片的罐子，怎能熬药？”

真相大白，朱昌松了一口气，他捧着那药罐，感慨万千，最后对顾仲说：“能否把此罐送我做个纪念？”顾仲面红耳赤，急忙应允。为了赔礼，顾仲将披红的朱昌扶上礼彩黄包车，在陈州名医的陪同下，一路鞭炮不停地把朱昌送回了“隆昌药店”。从此，朱昌就响遍了陈州城。

周团听说朱昌在陈州打响，很是高兴，时不时来看看朱昌。弟兄们有了病，不是化装前来就诊就是把朱先生请进匪巢。朱昌进匪巢，大都是夜半时分。一旦快马来报，说是周爷有请，朱昌就毫不迟疑，骑上马就随人去了。到了匪巢，周团对朱昌很看重，称其为先生。每每看过病号后，总要设宴招待一番。一日，酒过三巡，周团对朱昌说：“你现在已成了名医，不怕当匪烧身吗？”朱昌说：“周爷这是哪里话？我朱某说话一言九鼎，当初不就写了证据交给你了吗？”周团呷了一口酒说：